

数百年前,东风西路一派湖光山色;而民国时,东风东路一带曾是农林试验场

背着大布包去看奢侈品展(外一则)

□子沫

看了一个国际大展——名牌奢侈品世界巡展武汉站,声势浩大地持续了一个多月,展期已是尾声。说实话,我没有使用名牌奢侈品的习惯,当然,这只是个人选择吧,我并不反感别人用,只要是能力范围内以及发自内心的喜好,都是无妨的;如果是跟风或虚荣,那就是另一回事了。

来看一个与己无关的展览,只是因为想看那些百年品牌背后的历史感、时间感以及文化底蕴,对于这些背后的东西,我是有兴趣的。

在展厅中参观时,我觉得行李箱内部的空间展示最有趣,古董箱,制作精良,过去人坐火车是件大事。火车慢,时间长,相当于家当都要搬上,于是箱子也就是小型柜子,有抽屉、挂衣杆,还有箱中箱,箱子摊平还可当桌子,写东西记笔记,皮面用得磨叽幽蓝光,有一种时间的旧,嗯,是扎实大气吧。想想英国侦探小说家阿加莎,是否也有

这类行李箱,她当年随夫去叙利亚考古时,说自己要带的东西太多,行李箱塞不进去,就自己压在箱盖上强行关上。她身形偏胖,我想到那个情境就忍不住笑……她拎着什么样的箱子上东方快车?箱子里都装了些什么?这是有意思的事。

用什么箱子无所谓,箱子背后的人倒是有趣的。那天,我是背的一只大布包去看展的,布包里装着两本广西师大出版的旅行书,淡绿色,可以摊平放,版本精良,很喜欢,某种意义上它就好像是我的“奢侈品”。那天天冷,很大的布包里,还备了帽子、披肩、伞、记录本……那个展厅,展出了数只价格昂贵的包包,我背只旧布包,也坦然自若,并无异样感觉。它们,与我无关,这也是有意思的事,对吗?

学会少说吧

变天,刮风,天寒地冻。在外待一会儿,冻得手脚冰凉。去赶一场音乐会,前段时间就买了

票,很期待。结果,有点失望。音乐会没想象中的好,气势不够,不够用心,主持人废话太多,每一曲就停下解释几句,生怕别人不懂似的,口才也不佳。人家是来听音乐的,不是来听你讲话的……整台节目一股说不清的躁气。不过,转念一想,人情之下,能够演出,已是不易。虽然有点可惜自己的时间,还受了一场冻。夜里返家,赶紧煮姜水喝,担心感冒。同时,在想一个问题,音乐就用音乐说话吧,文字就用文字说话吧,不必多说什么,看到一些搞文字工作的人也在镜头前孜孜不倦地讲书,不禁觉得悲凉,口头表达是另一种能力,并不是每个人能胜任的,露拙又何必呢,效果并不好,其实是浪费。说话的人太多了,想表达,想胜出的人太多了,人人都在喊:听听我讲什么……大量的重复和浪费……学会少说吧。

广州东风路的历史剪影

撰文/叶曙明 供图/李伟钦

A “造币左路”名字的由来

东风路的名字,取“东风压倒西风”之意,带有很浓的时代色彩。这个名字是1968年改的。我问过许多老广州人,1966年之前的东风路叫什么?他们大都能答出西段的德泥路和德直路,但东风路以前叫什么,就没几个人能说得出来了。

我的母亲上世纪50年代在黄华路居住过一个时期,每天在省党委大院进进出出,对那里应该非常熟悉了,但我问她,越秀桥以东的东风路,1966年之前叫什么名字?她想了半天,最后竟然地摇了摇头。

那就让地图来唤醒我们的记忆吧。在1957年印行的广州地图上标明,从越秀桥至先烈路口那段,叫造币左路;从先烈路口至水均岗那段,叫黄埔大道。1968年,造币左路改叫东风西路,黄埔大道改叫东风东路。1985年才合并为东风东路。

清光绪年间,广东因停铸制钱,市面制钱日乏,小额流通十分不便。两广总督张之洞在黄华乡(今黄华路)兴建银元局,模仿香港铜仙,铸造铜币,以救钱荒,后来改称广东钱局。这是中国货币史上的“机器币”之始。辛亥革命后,广东钱局改名为广东造币厂。造币左路的名字便是由此而来。

然而,当我把造币左路的名字告诉母亲后,她还是毫无印象。这是一个非常奇异的现象。有些路名的更改,年代更加久远,人们却记忆犹新,像百子路,

早在1948年就改为中山二路,但现在许多广州人还记得百子路这个名字,而造币左路却忘得一干二净,了无痕迹,岂非咄咄怪事?

我在广州生活了几十年,搬过许多次家,但兜兜转转,总是离不开东风路附近。据记载,数百年前的东风西路,是一派湖光山色的胜地。与西湖(南汉时挖掘的人工湖,在今西湖路一带,到清代基本消失,只剩下药洲里的一泓池)并称广州两大名湖之一的兰湖,东起双井街,西到驷马涌,南达东风西路,北到桂花岗,水涵天影,浩浩茫茫。

南北朝时代,兰湖是渔民和客船的避风塘。但五代十国的刘龔称帝后,这片洞天福地,又成了刘家的禁地。湖畔豪庭,一望是皇家宫苑,殿阁参差错落,一望无际,其中有一座芳春园,位于今兰圃附近。苑内飞桥跨沼,崇桃映津,泛杯濯足,翼翼鳞鳞。宫女早起梳妆,把隔日残花掷于水中,片片紫绛粉红,花落水流,从园内的木桥下,载沉载浮,漂向芳春园外。人们便把这座木桥称为“流花桥”。

一条宽阔的河涌从兰湖向南,经今医国街、盘福路到东风西路一带。东边是高耸的城墙,在盘福路与东风西路交界处是北水关,即城里六脉渠的一个出海口。河涌到了东风西路,即以接近90度角转向西面,出北水关,然后再以近乎90度角转向南面,在第一津接通西濠,直下西堤,进入珠江。

B 1958年,人们在兰湖旧地上重新开挖

明嘉靖三十五年(1556年)来过广州的葡萄牙“多明我会”的士克路士,在他的著作中描述了他在西城外看到的广州:

这座城(其他城也一样)沿江筑城,很像是在濠镜之内,因为城的另几面是被一条灌满水的宽濠环绕。这条濠和城墙之间有足够的地盘,可集合一支大军。挖掘濠的泥土堆在它和墙之间,因此墙根部比其他地方高出许多。不过在濠以外此城仍有一大缺点,那就是在河对岸上,城墙和濠之外有一个可俯视图内全城的山头。(《中国志》)

这位葡萄牙人所处的位置,显然是在广州第一津附近,他在文中还提到,在河对岸可以看见城里有一座漂亮的高塔,那就是六榕花塔。他说的山头,应该就是第一津与兰湖之间的西山,也就是今天的东风西路。

但到了明代,兰湖逐渐淤塞,变成了一片沼泽泥塘。清代朝廷实行开海清野,把番禺、新安、香山等县的沿海居民迁移到此,结寨而栖。西华路一带成了“移民市”(后改“移”为“宜”,称宜民市)。

民国年间,东风西路虽然依湖而筑,坐拥一线湖景,但并不是广州人的消暑之湾,而是布满了破木房、垃圾堆、烂泥塘和菜

C 明代大儒湛若水创办的“天关精舍”

1968年,德直西路改称东风二路,天官里改称人民里,天官后街改称人民后街。20世纪90年代东风中路扩建,马路两边兴建高楼大厦,人民里与人民后街遂淹没。今天的时代地产中心大厦即在原天官里位置上。

天官里虽然消失了,但它在广州的文化教育史上,却有着自成一章的地位。明代大儒湛若水曾在天官里创办了“天关精舍”。

湛若水是广东增城人,号甘泉,人们都叫他甘泉先生,是明代心学宗师陈献章的得意门生。他主办和捐助的书院,遍布江、浙、湘、粤等地,多达四十多间,门生弟子三千九百多人,不乏朝野推崇的端人正士。直到清道光年间(1821年-1850年),儒林名士张维屏、黄培芳、谭莹、陈澧等人,还定期在“天关精舍”聚会,他们都把在湛若水的蟹座前交流学习,视作一种精神的洗礼。

现东风中路中山纪念堂一段,直到清末清初仍是荒地,布满大小池塘,溪流淙淙,藻荇交

地,遍地都是棺材铺、殓房、喃呌店,寄放神主牌的灵堂,一般人都不愿走近这个地方。

1958年,人们在兰湖旧地上重新开挖,改建成今天的流花湖。大部分棺材铺和喃呌店都关闭了,灵堂也迁走了,但还有一间殡仪馆留了下来,叫“别有天”,名字起得很雅致,就在市一人民医院北侧的土坡上。给我留下记忆的,是几间简陋的瓦房,几扇阴沉的门窗,那就是通往另一个天地的神秘入口吗?小时候我常常从它门前走过,只为了体验一下内心交织着恐惧和好奇的感觉。



建于民国年间的广州市府合署,图为设计效果图

广州少年宫在东风西路上。图为上世纪七十年代的照片

E 东风东路曾是民国农林试验场的地盘

翻开清代的广州地图,在小北门至正东门的城墙之外,画着大大小小像连漪似的圈圈,那些便是起伏连绵的岗丘了。

1931年,中山纪念堂落成。广州市政府把中山纪念堂—市政府合署大楼—中央公园—维新路—海珠桥规划为广州城市中轴线,东风中路西段在中轴线范围内。1990年在中山纪念堂南面(原后楼房街)建成广州市人大常委会大楼,主楼8层,建筑面积1.07万平方米,建筑风格与中山纪念堂、市政府大楼保持和谐协调,立面雄伟庄重,红柱黄墙,酱红琉璃瓦小檐屋面,具有浓郁的民族气息。

清末,政府推行新政,一些热心的华侨和归国留学生,在城东兴办农林试验场,学习科学种田。北起环市东路,南至中山一路,东起农林东

路,西到农林下路,均属试验场范围。民国年间,从区庄到东山口的马路叫试验场路,后来改叫农林下路,其实是取自农林试验场。所谓下路,是指它在猫儿岗下,而农林上路则在猫儿岗上。上世纪60年代中后期,我们家迁到东风东路,那时还叫东风五路。马路两旁连人行道都没有,只有杂草丛生的排水沟渠,就像农村公路一样。我还记得第一次站在东风五路的坡顶——也就是今天广东工业大

1992年,广州市开始对东风路全线进行改造工程。建设银行大厦建起来了,广德大厦建起来了。2004年11月制订的《广州市越秀区商业发展规划(2004—2010)》,把东风路规划为“东风路商务区”。2009年,为了迎接第16届亚洲运动会在广州举行,政府再次投资5亿元,对东风路进行升级改造,目标是把东风路打造成“广州第一路”,其中东风中路定位,再次确定为行政办公段。

2006年,在正骨医院旁边,粤财大厦破土动工。大厦高170.5米,总地面积约9.6万平方米。2010年9月,总用地面积约3845平方米,总建筑面积为4万平方米的高级写字楼——华以泰国际大厦,在粤财大厦对面落成。

东风路慢慢变了,高楼林立,满眼玻璃幕墙,逐渐变得不再是我以前熟悉的那条马路了。现在还有几个人记得它曾经叫德直路?



上世纪六十年代的广州流花湖公园



E 东风东路曾是民国农林试验场的地盘

学那儿,可能就是猫儿岗的岗顶吧,我想。朝东望,锦城花园那边是大片农田,黄黄的菜花,绿绿的水莲;朝西望,那是斜阳欲暮的时分,路旁的樟树和马尾松肃静无声。马路上没有车辆,没有行人,视野开阔,一览无遗,巨大的血红的太阳正在遥远的路尽头慢慢下沉。这就是东风东路留给我的最初印象。那是一种震撼人心的壮丽,是独一无二的,在那以后,我再也没有遇见过了。然而对我来说,此情此景,不会消失。永远不会。

穆桂英有原型吗?

□李开周

人人都听过杨家将,杨门女将的故事更是光彩夺目。余太君百岁挂帅,穆桂英大破天门阵,都是传统戏曲和古装影视剧里不断演绎的经典。但是很少有人知道,我们耳熟能详的这些女中英豪竟然来自虚构。不管是穆桂英,还是余太君,在宋朝都没有出现过。

传说余太君名叫余赛花,出身西北将门折氏家族,嫁到杨家嫌姓折不吉利,才改姓余。实际上,历史上的折家在后周发迹,杨家在北宋称雄,两大世家本为仇敌。从折、杨两家先后归宋,到北宋中叶杨家衰落,他们都没有通过婚。另外,折家将在宋朝的官职和名望远远高于杨家,即使两家没有恩怨,也不存在通婚可能。

你可能对“余太君”这个称呼感到奇怪:“太君”不就是日本鬼子吗?其实该称呼倒比较符合历史。宋朝五品以上官员的母亲会被封为“县太君”或“郡太君”,简称“太君”。传说杨六郎做过元帅,假如他母亲确实姓余,那么确实该尊称“余太君”。

不过,在早期杨家将故事里,余太君并非余太君,而是有一个奇怪的名号——杨令婆。该名号出现于元杂剧和明小说,说穆桂英夫带兵出征,杨继业的旗号是“杨令公”,其夫人的旗号是“杨令婆”。

杨家将故事是在元朝初步成形的。从那时到今,余太君的名号和功绩有过三次迭代。最初叫杨令婆,跟着丈夫打仗。后来叫余太君,不但能打仗,还能在丈夫死后统率全族。最后叫余赛花,不但还是杨家将最高首领,而且还能在百岁高龄挂印出征。这些迭代都是戏曲创作者不断迎合受众心理的结果:健康长寿且一呼百应,这不正是广大戏迷老太太的梦想吗?

跟余太君相比,穆桂英的故事成形较晚,但也经历了几次迭代。明代小说《杨家府演义》已有大破天门阵的情节,但尚未出现“穆桂英”这个名字,当时还叫“木金花”。清末慈禧喜欢看戏,让人把杨家将故事编成宫廷大戏《昭代箫韶》,穆桂英正式登场。然而在整部戏里,穆桂英

只是丈夫杨宗保的附属,父亲被杨宗保杀死,却敢怒不敢言。直到上世纪五十年代,豫剧《穆桂英挂帅》上演,穆桂英爵封浑天侯,独掌帅字旗,巾帼英雄终于扬眉吐气。

实在讲,穆桂英之所以大放异彩,正是1949年以后戏剧舞台的功劳。豫剧《穆桂英挂帅》一炮走红,紧接着京剧和其它剧种也先后上演这个节目。短短几年时间,穆桂英就成了“妇女能顶半边天”的宣传典型。

就像史学家一直想为余太君找到历史原型一样,人们也想从文献中找到穆桂英的原型。有人说穆桂英本姓慕容,是鲜卑族女英雄。也有人说她本姓木,是宋代西南某个部族首领的女儿。更有人往族谱、家谱和地方志里添补材料,硬给穆桂英创造出的一套完整的家族谱系图。有趣的是,现存宋代史料里根本没有这个人。倒是在最近几十年,关于穆桂英的“史料”越来越多。很明显,她只是一个因为广受喜爱而被迫成为历史人物的艺术形象而已。

奥拉夫的盔甲

□邓笛 编译

很久以前,当今北欧五国的祖先被称为维京人。维京人强悍、勇猛、好战,而有一个名叫奥拉夫·布鲁托森的人是所有维京人中最强壮和最凶狠的。据说,他赤手空拳就能在几秒钟内把公牛打趴下。为了显示他是天下第一的勇士,他让人做了一副非常特别的盔甲,头盔上有一百多个铁角,护身甲上有一千块宝石。每逢盛大节日和隆重场合,他就把这副盔甲穿在身上,高视阔步,耀武扬威,不可一世。

平时,无论奥拉夫走到哪里,人们都要给他让路,生怕不小心冒犯了他。可是,有一天,一个

年轻人捧着一本书边走边读,没有看到奥拉夫迎面走来,而与他撞到了一起。奥拉夫勃然大怒,破口大骂,蛮横地要求年轻人向他决斗。这个瘦骨嶙峋的年轻人别无选择,所能做的只是提出了一个条件:“我视力不好,看不太清楚,所以请求你穿上你举世无双的盔甲,以便让我能在决斗中辨认出你。”

奥拉夫轻蔑地大笑一声,接受了年轻人的愚蠢条件,然后发起了攻击,不料一举动对方击倒。不料,年轻人显得非常灵活,敏捷地躲过奥拉夫的一次又一次进攻。虽然如此,观战的人还是相信年轻人会

被奥拉夫击倒,命丧黄泉。然而,那一刻没有到来。反而,奥拉夫的动作越来越迟钝,约莫十分钟后,巨大的身体轰然倒下,像死了一样。

许多旁观者不相信眼前的一幕,认为这个年轻人一定施了某种巫术。年轻人笑着给大家作了解释。原来,他不过是一名医生,既不懂巫术,也不善搏击,但是他知道过重的盔甲会让奥拉夫不堪重负,不能持久,于是他利用了奥拉夫的自负,从穿着盔甲决斗。从那天起,奥拉夫就不再穿那副笨重的盔甲了,他知道了盔甲上过多的铁角和宝石,只能将他压垮,而无助于他取得胜利。